

# 童心与武汉在一起

记者 梁真鹏

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和见证人。携手“邮友”共绘抗“疫”邮票，陕西省集邮协会于2月21日到3月10日，温暖启动了“武汉加油、战疫必胜”全省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，用邮票这种特殊形式来宣传抗疫知识，弘扬时代精神，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助威。

在此次网上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中，我市广大少年儿童朋友积极响应，用他们天真的心灵和敏锐的眼光，捕捉这场抗击疫情的生动画面，呈现出不一样的抗疫情景，讴歌奋斗在一线的医生、护士、警察和每一位可亲可敬的抗疫人员，为抗击疫情加油助威。孩子们利用宅在家中的时间凭着想象和实力创作，老师只能从网上辅导，每件作品都记录自己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、所思，用稚嫩笨拙的画笔讲述着那些难忘于心的故事，讴歌疫情中的逆行者，传播正能量，为祖国加油。令人兴奋的是，此次作品参展面很广，全市几乎所有区县，甚至山区中小学生都参加，全市共征集作品2000多件，占了全省选送作品的半数以上。

市集邮协会长期以来坚持开展集邮育人，寓教于乐的青少年集邮活动，让青年集邮走进校园，走进课堂，开展了一系列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活动。安康青少年集邮活动示范基地学校以“让每一个孩子充分感受童年的多彩与快乐”为办学理念，立足弘扬民族文化，挖掘邮票内涵，发挥集邮“怡情、增知、育人、联谊”的功能，并结合课改，开发了以集邮为特色

的校本课程，在全省独树一帜，影响深远。他们相继举办集邮展览、集邮作文、集邮演讲和邮票设计等丰富多彩的活动，受到广大师生家长普遍欢迎，多次参加省市以及全国集邮联合会举办的各种竞赛活动，均取得优异成绩，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青少年集邮队伍的先行行列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第一小学，在开展青年集邮活动，集邮育人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，连续获得全省、全国集邮工作先进集体，被团省委、省教委以及全国妇联授予德育教育模范，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授予全国青少年集邮工作示范基地。在这次举办的全省抗疫必胜青少年设计邮票大赛中，选送作品最多，质量最好，获得奖项最多。

在校园集邮文化的潜移默化下，我市广大青少年对于此次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充满了热情与期望。活动启动以来，孩子们结合自己对于疫情发生以来的切身感悟，将奇思妙想注入到一枚枚方寸邮票设计中，呈现了一幅幅融合情感与想象的佳作。

这次评审是在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的，受疫情影响，整个评审工作均在网上评选，由省青少年集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赵承铭任评委会主任，将作品图片以电子邮件的形式传送给各位专家，由专家们进行评审，最终安康评选出一等奖4幅，二等奖6幅，三等奖5幅，优秀奖14幅，优秀组织奖5个。通过此次大赛，让观众欣赏作品，以此激发共同抗疫的激情和力量，诉说着爱与思念，表达出尽快战胜疫情的期盼。



最近用了一周时间读完了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《暂坐》，就阅读的整体感觉而言，笔者认为这是贾平凹继《浮躁》之后，最能传递时代精神，最能表达现代人生活和情绪、最能揭示人生真相，最能代表贾平凹文学理想和精神追求的一部长篇佳作。无论是小说的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手法都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，达到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高度。

《暂坐》以西京城为背景，讲述了现代都市里的一群中年女性，在追求经济独立、个性解放、精神自由以及理想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，以及困境中所展现出的复杂人性。小说沿用的仍是贾平凹一贯的写作手法——日常生活的哲学表达。小说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整部小说采用的是一种写实主义的“人物之间的对话”，真实地还原了泼辣、琐碎、一地鸡毛式的都市日常生活以及这种生活之下的，人的各种情绪和精神状态。长期以来，不少人认为小说就是“讲故事”，基于此，很多作家都挖空心思地“编故事”，靠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读者。贾平凹的小说尽管也不乏故事情节，但并不以情节取胜。在贾平凹这里故事情节只是一个轮廓，是推动小说发展的背景和线索。与情节相比，贾平凹更看重小说整体气氛的营造、场景的设置、日常的再现以及人物情绪、心理及对话的捕捉和呈现。贾平凹小说写的是日常生活，传达出的是时代气息。贾平凹对于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始终保持着一种敏锐的心灵感应，他的小说一直关注着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。贾平凹笔下的西京城雾霭弥漫，阴晴不定。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烦躁、憋闷、昏沉，无处可逃。这既是西京城人的生存状态，也是今天这个时代所有人的普遍生存状态。一言以蔽之，贾平凹的小说真实地表达了现代中国人生活和情绪。

《暂坐》一书藏有深厚的佛理和禅机。小说伊始写到：“杭州有个山寺，挂着一副门联：南来北往，有多少人忙忙；爬高爬低，何不停下坐坐。坐下做甚？喝茶呀。天下便到处都有了茶庄。西京城也就开着一家，名字叫暂坐。”所谓暂坐，就是暂时停下来坐坐，不长久、不彻底、不究竟。小说取名《暂坐》意在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中，不要因为追逐功名利禄、金钱权位、名闻利养这些“镜中花水中月”而步履匆匆，以至于迷失了自己的本性。另外，小说一开始海若精心布置了一个佛堂，准备供养西藏活佛。此后，所有人都望眼欲穿地等待活佛的到来，一遍又一遍地问，活佛什么时候来？但是，直到小说结束，活佛始终都没有来。这一切就像西方那个经典戏剧《等待戈多》一样，荒诞、讽刺。“等待活佛”实际上是小说的一条暗线，它象征着现代人物物质丰富，思想匮乏，情感困顿，身心焦虑，道德危机，信仰缺失的精神现状。

贾平凹是一个充满人生智慧的人。他勤学好思，经常能于无声处听惊雷，于无色处见繁花，寄至味于淡泊，发隐忧于日常。他将自己平日里对艺术、生活、世相、社会、宇宙、人生所做的一些思考和感悟，包括从别人那听来的故事、段子等，以写景、状物、人物对话、心灵独白等多种形式写进小说。这些零星的语句，貌似“闲笔”，实则不然，充满了人生的大智慧。比如小说第三十三章写到海若在得知冯迎意外去世的消息后，伤心地回到茶庄二楼，一个人在佛像前，默默地为冯迎上了一炷香，烧了一叠宣纸。就在这时她无意中在冯迎生前读过的一本《妙法莲华经》里，发现书中夹着一页密密麻麻写满文字的纸，那是冯迎的读书笔记。这份读书笔记一共有十五段长短不一的文字，字字玑玑，充满着哲理和智慧。显然，这是作者贾平凹在“有意为之”。《暂坐》一书中类似这样的“闪光的句子”比比皆是。

贾平凹是一个具有自觉理论追求的人。早在1982年，他在散文《卧虎》一文中就旗帜鲜明宣布自己要“以中国传统的美学方法，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”，并且将此主张、追求贯穿于此后自己创作实践的全部过程。《暂坐》再次证明了贾平凹实现了自己的这一理想追求。

贾平凹很快就要步入孔子所说的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的人身自由境界，而他自己也早已修炼成了一个活得通透的人。庾信文章老更成。贾平凹的内心修为以及他在文学上的那种“夸父追日”般的热情和理想追求，注定《暂坐》绝不会是他的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”，他还会写出更多、更好的作品。不信，我们拭目以待。

## 专栏·金州石头记

# 蜀河码头石

王晓群

前些年，我拍摄完《巴山盐道》后又拍摄了《中国子午道》，安康地理标志与符号的巴山、秦岭已经收入了我的书中，再下来就应该拍摄安康的另一个地理符号——汉江。

暗暗地下决心，一定要从最好的视角拍出最美的汉江，向广大读者展示汉江的多姿多彩，唤起人们对汉江的热爱，达到宣传安康、保护汉江的作用和效果。春满江花、城市灯火、瀛湖秋色、冬雾锁江，一幅幅精美的图片，既展现了我的摄影技术，也表达了我的汉江情怀。

2011年清明，我打算从白河沿汉江而上，拍摄油菜花倒影在绿油油汉水中的景色。这画面的确很美，一江两岸恍若画廊，一条条、一片片、一块块金色的菜花倾尽撒播，融进一江清水泥里，让人分不清哪是菜花，哪是江水，醉了汉江、醉了我的镜头。

中午时分，我来到蜀河古镇街头，实在有些累，就坐在老码头边一户人家阳台上休息喝茶，许多出出进进的镇里人都手拿着清明吊，知道他们都是去扫墓悼亡。传统风俗，毫不奇怪。这时，一位老人从我眼前走过，颤颤巍巍的走到了码头的石包之上，把一清明吊插在石缝里，点燃香表，面朝滔滔江水，跪在那里恭恭敬敬地叩首。好奇怪，别人都对着坟墓，她却……，我突然意识到这是非常好的摄影素材，急忙从摄影包中取出相机，准备拍下这一感人的场景，但晚了！她缓缓地从石包上站起，缓缓走下，又缓缓地从我身边经过，能听到她的哽咽，当我再看她时，她的脸上写满了汉江的苦难与悲伤。

我的心被一根莫名的利针深深刺痛。一番打听后才知道，她的几个亲人曾经都是汉江船工，在驾船时命丧江水，连尸骨都没有捞起。每年清明她都要来到这里，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祭奠亲人，追思亡灵。

曾经的蜀河是汉江上的重要码头，上通安康抵川蜀，下达荆襄去长江，一代代的汉江船工，在这块码头石上与亲人告别，驾船远去，常年都吃住在船上。日晒雨淋，风吹浪打，去了又回，回了又去，急风暴雨中船只漂泊在滔滔洪水中，险象环生。每到行上水船时，他们都豁老命拉纤，手抓依附的岩石，脚踏河床，号子声声，四肢并用，每一步都在与生命抗争，与灾难较量。船在人在，船毁人亡。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生死同路，每一次告别都有诉不完的衷肠。如果说蜀河的历史就是汉江的历史，那么码头的石包就是汉江历史的开篇。

第二年清明，我早早的等候在蜀河码头的那块石包旁，等待那张动人的画面再次出现。整整一天我都等待中，但始终没有见到曾经的身影。再去打听时，别人告诉我老姬已于去年冬病故。我极度失落、失望，不是为没有拍下那张动人的画面、场景，而是自己对汉江的认识太浅。一直以为汉江是美丽而纯洁的，哪知绿水青山绕、波光荡渔歌的背后，汉江更多的是苦难与苍凉。

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石包上，青色石岩早已被岁月磨砺亮滑如洗，几个黑洞洞的船孔如历史的眼睛，望着汉江、望着古镇，也望着我。我告诉自己：不用拍了，那苍凉的画面已经深深地摄入我的心灵。回到家中，我撕掉了以前拍摄的秀美汉江。

读贾平凹长篇小说《暂坐》

史飞翔